

星 屏

楊 斌
李 華 飛
戴 志 強
任 鈞
許 幸 之
劉 力 楊
袁 永 柏

春草詩輯第一種

星 羣

王亞平等著
春草社印行

目次

獻給亞平兄

(馮乃超)

.....一

星羣

(臧克家)

.....五

在新詩的路程上

(臧雲遠)

.....七

王亞平

沒有結成的果實

.....一

李華飛

雨天

.....九

一株海艸

.....一三

渡洪江.....二六

臧雲遠.....五

冬天.....二一

星星.....二四

鼻得河靜靜地流着.....二八

袁水拍

小女孩.....三一

我不願.....三二

不過.....三三

柳倩

從這天起.....三六

戰士底夢……………三九

生的還要活下去……………四二

徐 遲

前方有一個大勝利……………四八

高 蘭

哭亡女蘇菲……………五五

許幸之

我們在琉璃色的森林里……………六五

任 鈞

街頭散曲……………六九

臧克家

死水.....七八

白楊.....八一

力揚

祖母的夢.....八二

柳倩

「星羣」校後小記.....九七

獻給亞平兄

馮乃超

——兼評「火霧」

你是農民的後裔
卻把農村帶來的一雙草鞋，
丟掉在都市的門檻上。

但你尋找什麼？

又找到了什麼？

是那「破碎的都市的靈魂」？
還是那「都市的骷髏的雕像」？

你尋找什麼？

又找到了些什麼？

是「人民的痛苦」？

還是人民的「哭泣」和「嘆息」？

你，樸素的忠厚的人！
找到了的是腐朽了的中國的靈魂。
是數千年舊中國的骷髏雕像。

你，樸素的忠厚的人！
你羨慕那城市的清道夫。
掃除着一掃不盡的人們心裏的痛苦」。

那是中國人民的痛苦呀，
也是深沉的古老的痛苦，
但人民正在掃除着他，
將要完全掃盡了他。

重新穿起你的草鞋吧，
你，農民的後裔，

你在都市聽到了「勞動的呼呵」
聽到了「緯夫的脚步」聲。

你是屬於中國人民的了，
氣魄雄壯的中國人民，
過去創造過中國的歷史，
今天參加過世界史的創造。

爲他們歌唱吧；
你，中國人民的歌手，
不必儘嘲笑那都市的畸形怪狀，
向那千年的神像，
「吐一口憎恨的唾沫」呀

卅四年三月十八日

星星

臧克家

我喜歡人家叫星星是星星。如果夜空是一個神秘的世界，那麼，星星便是它千千萬萬的子民。渺小是極渺小的了，渺小得沒有名子，但是，它們並不自卑，每一顆都用光亮告訴着自己的存在。

它們一個挨一個，它們是羣體的，一點一點的光耀，天空和整個宇宙都爲之燦爛，它們給人光明也給人溫暖。它們是一個個神秘的啓示，試驗着人的智慧。

當你夜間仰頭向着天空，你會對着銀河出神吧？看，再看，一個又一個，你必然驚歎一聲「呵，那麼多呵」！

星星的光、匯聚成一條光耀的銀河。

我們是一羣小星星，我們的詩，是從身體發出的一點點光亮。

在新詩的路程上

臧雲遠

——在亞平兄創作十五年暨四十壽辰紀念會上的報告

在新詩發展的道路，有這末一個主要的精神，就是爲人民的革命精神。在十幾年，在上海，在北平，曾經有過新詩歌運動的組織，就是本着這種精神，廣泛地吸收了愛好新詩的青年，南方北方，都有詩刊出版，都有新詩歌的廣大的活動。而亞平兄那時候就是這個陣營裏的一員猛將。好像那時候的詩壇，還是文人學士的風雅病吟占優勢，不大理會這一種從青年羣中從農民隊伍裏出來的新詩歌，在他們看來，民歌氣味太濃，與沙發，咖啡的味道不大相投，而且藝術進行又那樣低，不大放在眼裏，就叫這羣詩歌青年是「運動派」。

可是現在這些先生們，不是變的變休息的休息了嗎？不是從頭另來，放下了心裏的小宇宙，面向現實面對着老百姓了嗎？不是不哼氣的不哼氣找到他的防空洞避難所，改行了嗎？可是這些「運動派」的詩歌青年，却並沒有這末驚惶失措，抗戰來了，偉大的考驗的時代來了，空前的苦難，空前的喜悅，只是使他們的歌聲更響亮，他們的活動更有力了。

今天在亞平兄創作十五年和四十壽辰的時候，來講這些是很有理由的。在中國現在寫

詩能寫上十幾年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裏頭是有很多苦難，顛簸，饑餓，流亡來做陪襯的。

我從十歲起，到二十一歲時才明下小辦上學堂，十五六歲會下道，幫地老子耕作收穫。以後入新範學堂，從事新文學活動，一直到現在。戰事在北平，青島，東京，上海，這幾個地區中來擴大自己的認識界。抗戰中在前線，後方，西北，長江流域，從未停止詩歌的寫作。著有詩集九卷，詩集兩種。

寫詩的寫了十幾年，總是要摸索出點什麼的，有時也會恍然大悟，原來自己走了許多冤枉路。革命的領識分子在寫詩的道路上，一面擁抱着偉大的悲壯的現實，一面同自己的知識分子氣小市民味作鬥爭，是在這還不斷地克服自己而擴大加深對現實的認識上走來的。而新詩又本像小說，有紅樓夢，水滸，金瓶梅，有法國的，俄國的小說的傳統，都可以當向前發展的藝術的借鏡。新詩是直接從上裏生長，是在否定舊詩詞的一套成規來摸索着前進的，創造這兩個字，在新詩發展的道路上有着它的新的意味。

我們面對着大陸，面對着悲壯偉大的現實，有的地方，農民已經解下了幾千年的枷鎖，向着新的生活走上了歷史的舞臺，廣大的農民的抗敵建設的潛在力量，發掘出來了。有的地方，農民還是過着壓吧，瞎子，聾子的生活，出錢出力，還得挨打受氣，在他們之上，是鴉片，白面，流氓，妓女，在市鎮在城中，放蕩在惡，這兩種廣大農民的生

活面，很鮮明地擺在我們的面前，那麼，我們的愛和憎不是很鮮明的嗎？我們的肯定和否定的範疇不是很顯然的嗎？我們的歌頌和諷刺的對象不是很清楚的嗎？我們面對着農村，面對着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大眾，把他們英勇的事蹟，心裏的聲音，歡樂和痛苦，在我們的詩歌裏歌唱出來。亞平兄是從農村裏出來的農家子，農村裏的災難和痛苦，新的希望和力量，都將是他的詩的源泉，人生四十是壯年的開始，世界多少偉大作品，都是作家四十多歲時寫出來的，我想亞平兄今後的努力的成果，將是我們今天諸位的共同的榮幸。

王亞平

沒有結成的果實

——復仇者的歌

一 老祖母

老祖母的嘴，

是一架詩風琴。

地樸素的琴鍵上，

彈出了

農民的哭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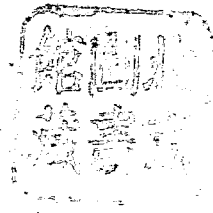
收穫的歡悅，

土地的劫難。

她第一個

教我歌唱……

一二 我的歌



我的歌

不是隨風搖擺的小草，
不是冰塊凍結在死水的池塘。

我的歌

是紫牛花的喇叭，
是搖過田野的風鈴，
是葵花的芳香。

我的歌

像金翅鵂的鷹，
從黑夜裏起飛
追趕紅色的太陽。

就從那時候起

飢餓的泥土，

拖住了老頭兒。

地主，血腥的鞭子，
抽擊着祖父的命運。

災難的腳步，
爬遍了荒冷的鄉村。

自從那時候起
我變成了一個詩人。

四 在都市

很早，我闖進了都市。
那裏，有剝吃人的故事：
那裏，講不出一篇重話。

五 愛

爲了她的名字，
我喊啞了年青的喉嚨。

爲了她的眼睛
我哭昏了明銳的眼睛。

爲了走近她的心。
我寫過寫不完的書信

爲了她改變了思想的指針
我嚥住了絕望的淚水。

六 復仇曲

海濱的秋天，
在我潔白的思想上
寫上了祖國的災難。

從此，
幸福的夢

被關在希望的門外。

從此，

親愛的土地上

失掉了站立的自由。

從此，

我開始譜一支曲子

那曲名叫做「復仇」。

七 放逐

因為我在睡沉沉的夜裏
發狂地呼喊；

因為我在死亡的刀口上
敢說反抗，

因為我在人驅人的世界
寫着天真的詩；

於是，我被放逐了……
我底眼淚變成了憤恨。

八 信號

戰爭

像一隻羽毛光燦的飛鳥，
她給我帶來了自由的信號。

八月的黃浦江呵！
你熱火朝天的波浪，

就是我激揚的歌聲。

踏着人民進軍的脚步
我背起了絛繩
急踏上祖國明天的道路。

九 八年

八年，臉上失去了青春的紅色！

八年，笑，離開了唇邊；

八年，大的愛，大的恨，扭結着我的靈魂。

八年，我舉着復仇的旗子！

八年，我敲打着痛苦的鎖鏈！

十 沒有結成的果實

種子，在泥土裏埋藏；

芽，從泥土裏生長；

花，在枝葉裏開放。

詩，在仇儂裏埋藏；
詩，在戰鬥中生長；
詩，在人民的心裏開放。

我底花呢？

我底果實呢？

在自由的泥土裏，
在綠色的枝葉上。

一九四五年三月二日繪：

李華飛

雨天

雨空，雨空
從天上、地上
披起迷濛。

冷靜的巷中

有小販行色匆匆，
匆匆——

濕衣蓋着的

淋壞的糖籃上

隱縮着一個愁苦的面孔。

雨落的西沙沙

在頭上，眼上

淋的人昏花。

瘦脚幹綢繆泥巴

似乎驟着兩地重的石頭

心沉下

身沉下

泥水從艸鞋底下開花。

冷巷裏夾着深院

深院緊閉的門邊

流着雨線

流着雨線

屋頂上——

飛起淡淡的銀烟。

噠——！

突然的天昏地眩

地讓背緊貼着地面

感得唔夠暖更唔遠大
讓人生個暖呀喇
都係在颯風雨之間。

這時候——

有隻夾尾的懶黃狗

繞在他身邊發着親愛

衝了嚕

跑出巷口

人影，狗影……

都沒有

冷巷中飄着簾簾

銀晶的微雨

銀晶的天宇

在銀晶與銀晶之間里

癡黃狗又來那里
有個搖樓的婦人
坐在污泥上哭泣
守着旁邊一架僵硬的屍體
看

那兒是——
是雨天里人間掙扎的痕跡。

一株海艸

它終年依着航海人的路線
從這個港灣又流到那個港灣
它承當過北寒帶流來的冰山
它長游過太平洋的黑水藍天
它曾飲過海灣里黃人的血
它曾見過地中海岸上白人的驕奢
它不怕浪花捲起碰向險銳的岩石
它不怕海輪下急轉扎扎的尖齒
它雖是一株海艸
更多的事情它也知道
它看得清希特勒偽善的穢行
它從不接受壓迫者的溫馨
它曾被海女們把它在灘上曬壞

海潮來，它又回到海心愉快

海潮有時要排擠它上陸地

它本也想看看人間的珍奇

它却忘記了，它却忘記了

它是一株生長水中的海艸

海艸跟着海潮奔流啊奔流

它碰着軍艦上拋下許多屍首

它輕輕的探問，慇懃的撫摩

怎麼，你們的頭和軍衣全是血啊

你們不要管海潮且給我詳細的報告

你們是不是生長在櫻花園裏的海島

你們為什麼不送回國裏去設座墳園

讓你們穿白衣的情人來獻上幾個花圈

你們為什麼不被記入陣亡人數的名簿

悄悄移沉入海底，去彌你們的父母

你們為什麼不覺悟，把敵友認清楚

死得如此糊塗，還死無葬身之處
啊，記得流過直布羅陀海峽的時候
我也曾遇着了像你們這樣多的屍首
海艸，它從小就遭受着海上的腥風
近來海水里的血汗更一天天加濃
它撫惜過破艦邊的斑斑血鏽
它看見新艦上又換來新兵同水手
它看見宇宙的運軌有個轉變
探海燈夜夜都在大海中迴旋
戰鬥機每晨從航艦上一架架飛起
那是在作世界第二次探險的準備

渡洪江

旭兒聽說——

爸爸他們的隊伍要跟洪江渡過
洪江是貴州一條不安定的大河

洪江咆哮的兩岸

橫斷山——

高插入藍天

山上沒有路汽

山上只有生苗

生苗們常在懸崖邊癡笑

洪江里從來沒有船

洪江那邊更找不着人煙

可是敵人在後面追的很急
若不渡過洪江
他們的全隊就只有滅亡

命令下

紮木筏，紮木筏

一架，兩架，三架……

洪江夜不再寂靜

散兵線——

響起鉄鳴

淡月裏黑影漫流

前前後後

管不着山石奇陡

經精開週旋起幾萬隻鎗手
像要建造出一座新的宇宙
驚心動魄

是幾時注意——

快搶過江去，快搶過江去
哨兵急傳來這驚怖的消息

敵人的砲隊輕機關……
已在離此二十里的山背

木筏很快聯成了幾條長橋
長橋上湧着巨潮
巨潮聲壓低了洪江的咆哮

天還沒有十分的發亮

洪江邊——

就聽從着不斷的鈴響

赤棧已在對江岸散了勁
他們也個個躲進森林

歸隊 歸隊……

葉舍號吹動江承

好像是對敵人頑抗

兄弟們整隊……

我們的責任在解放人類
不要顯出一點疲累

衝過了敵人第一道陣圍
獲得衝過第三道堅壁

兄弟們 不要在山風里沉醉

走，也不要空起我們的雙手
前面的路口

還等待着許多場血鬥

紫旗衣——

飄進深谷又飄出深谷

進行曲 緊跟着二路縱隊的脚步

「又過江了啊 又過江了啊——

這消息遍處飛着」飛着

像從那兒劈天裂下一把大火

藏雲遠

冬天

這下雨天算是冬天嗎？

你在這作客作了幾年？

是不是過年過節

你就想念北方那大的平原？

時光從你的頭髮上溜過

怎麼一根一根都換成白色？

如果這兒也有春風

爲什麼只把眼淚吹落？

也許你天天望着北方

好像那瓦上的雪花輕輕地蓋着

你，
那街外的北風緊緊地呼喚着你，

那風雪的道路，有人惦記着你了。

也許你還有老母親

早晨傍晚在門口望着遠來的人，
小孩們長大了，在這寒冷的晚上
母親把你年青時的故事告訴他們。

我知道你想那平原上

男人怎樣習慣了槍桿，

女人怎樣做完了針線

在風裏雪裏到火線送飯。

我知道你怕想那寒冷的風裏

那孤零零的幾座墳，

那兒埋着英雄的白骨

那白雪下面有你知心的人。

爲什麼連下雨的冬天裏沒有歡笑？

誰說來到世界是爲了苦惱？

我也是失掉了家的人

讓我們談談吧，家鄉的雪地下有新生的綠苗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日

星星

你看這水田裏滿天的心
坐坐吧，這石板多乾淨，
好像是坐在鏡子上
上下都是天空。
四下沒有一點兒風
這裏有多麼安靜。

你看呀，

多少年前的星光現在來看我，

你知道牛郎爲什麼不過天河？

蠟子星座像釣魚的竹竿

是不是在抱怨天河裏釣不住什末？

白鳥星座像一架飛機

老想從天河上飛過老飛不過，
大熊星座圍着北極

像一個飯杓要在水裏翻過

八角星怎末缺了一個

像一個天井對着天河

裏面的星星點成了水波……

我如果能把星星拿下來，

就把它們排成一個愛字再掛上天

叫它們順着美麗的軌道運轉。

你願不願把天上的星球都走遍，

同我找出宇宙的根源，

把地球當一個宇宙的车站，

走累了就到恆星上取點溫暖。

可是地球是這樣的熱愛着我們，

從不肯放了誰離開它身邊。

你說從別的星球上望着這地面
那該是多末好着，

看自由的大海堅強的山尖

還是只看到大地縮成了一點，

哦，流血流汗改造着地面

幾千年了，還沒有做好自己的圖案，

還像天河裏的星羣一樣雜亂……

你看在地球的轉動裏

人類的希望也轉到明天。

大地為什麼向東方轉動，

天河轉到了西邊的天空，

看呀，東邊的山頭上出來了金星

慢慢向空中跳動，

向水田裏投下金色的小影。

它還帶來了一條白線

準備送給人間一個黎明。

我這樣擁抱着天空擁抱着星

風兒星兒賣一點勁

告訴星星我有怎樣的心情。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二日夜

奧得河靜靜地流着

從災難裏從痛苦中

歐羅巴聽着紅軍的腳步聲。

那是紅軍過了奧得河

直向着法西斯的老窩，

那是幾百萬人喊着飢餓

在柏林望着紅軍的砲火，

那是法西斯的頭目嚇得打哆嗦：

「只剩幾里了，咳，地球不該有地殼。」

這時候只有奧得河

自由地愉快地唱着歌，

波蘭的喜悅，南斯拉夫的喜悅

都借着春風向河面訴說。

這時候幾百萬無敵的紅軍
在奧得河畔過紅軍節。

多末有力多末雄壯呵

幾百萬歌喉向着奧得河。

河畔自由愉快地吹來了風

向着喘不來氣的歐羅巴吹送。

這時候雄壯的歡快的歌

送着砲火吼向法西斯的老窩

送到解放了的土地在紅軍復頭靜靜地

盪漾在靜靜的微笑的奧得河。

我不大望着牆上的地圖

向柏林劃着前進的紅線，

天天報紙把紅軍的腳步聲

愉快地送到亞細亞來，

今天我舉起祝賀的酒杯

迎着綠浪油的嘉陵江水，
 多早晚我回到我的故鄉，
 迎接我們的隊伍在我的村莊，
 在草地上烤着牛肉羊肉
 共同飲下這祝賀的酒，
 我拉着手風琴回想西方的奧得河
 同戰友們一道在鴨綠江上唱歌。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日晨

袁水拍

小女孩

一個小女孩，
一個赤腳的小女孩，
提起了破衣裙，
在走一條難走的路。

好難走的路啊！
滿地是尖石子，
荊棘像鋸齒，
刺着她的小腳

她昂起頭，
一面唱，一面奔跑，

臉上兩朵玫瑰花，
頭髮在後面飄。

我不願

我不願吹熄我的臘燭，
讓牠深夜還點在牀前。
牠有時不動，有時睜眼，
眼睛似的尖尖火焰。

沉沉黑夜逗留未去，
我一刻不停來回思念。
牠是我所知道的一種
溫暖，注視着我的心田。

不過

……不過

我們所想的夏天

到那時

到底來了！

我們想像中的海濱，

沙灘，平鋪着，

很遠的

伸到海裏。

長久繫綑在鞋子裏的脚

踏上去，微冷的，

多麼羞怯，

又多麼放縱啊！

粗糙的沙子，也是
新的沙子，

陽光覆在上面
我們的腳踏上去；

不能抑止的喜悅
推我們向前，
前傾着

我們的膨脹的胸脯，

一直竄進那微冷的海裏，
我們的不習慣的飢肉
抽搐，又

奇跡地舒展着啊！

啊，到那時候，

那想望中的夏天，

那夏天的海

那透明的綠色當中……

柳 倩

從這天起

——呈亞平兄——

從這天起

是不是還永是黑夜？

親愛的朋友！

四十年來無礙的晝夜

像一架旋轉的風車，

生活的鋸齒在任情的磋磨；

風暴，災害正侵凌着我。

生命濕漉漉的在一扑一跌中滾轉，

誰說這冥暗中沒有聲音？

用粗壯的語言，

用那別人不喜歡聽的嗓子叫起人民，

你北方的農民的兒子啊！

這是用我們的土調子

自己的素樸的腔調向黑夜呼喊：

我們要糧食，

要稱體的衣服，

要遮蔽風雨的地方，

也爲要自由自在的呼吸。

從往日的疾苦里分担過先民的眼淚，

在血肉搏鬥中，

我們用生命正挑起民族的苦難。

雖說像一顆星

也會發出一份熱，一分光，

誰說，我們的歌只是暴憤，

不聽，也有喜悅，

也有良善？

復仇，就高舉起火炬吧！
 不要向暴戾者存一點奢望
 千百萬的中國人
 有千百萬個吼聲
 我們的歌，有熱，有光，
 我們的歌要把這世界點亮！

一九四五年三月三日渝。

戰士底夢

歡迎的標語橫跨街心，
戰車莊嚴地壓過街上。
凱旋的歌聲四處升起，
小城中騰躍一片狂歡。

這是熟悉的鄉音，呵，
正迎候我們殺賊歸來。
披風中裹挾着我，
車內還默坐着安詳的同伴。

擁擠着的親人
靜立在市街兩旁；
鮮豔的旗幟
隨風處處飄揚。

從今國土上再看不見一個敵人；
從今天起，長卸下這身發臭的軍裝，
迎風交還我們以自由，
歸來了，我久別的故鄉！

久別的故鄉呵，
暫卸下我的行囊；

揮一揮手：再見。

再見——我比肩作戰的夥伴！

從人叢中找到了我的母親，
蟻蛭般的綑紋深嵌在她的額；
我的家已十分蕭涼，
我無言地跪在她的身旁。

「孩子，十年了，

我以為從此看不見你哪……

「是的，十年哪，母親！」我歎歎地弔下眼淚；
她的手，給我以無限的溫暖。

一剎那，山後的砲聲驚醒了衆，

小星點在窗外不斷窺探；

戰友們的鼾聲這時正濃，

幾點潤濕還留在我冰涼的枕上。

一九四一年九月廿八日夜半，在金剛坡下。

生的還要活下去

死的已經和仇恨埋下了，
生的還要活下去！

親愛的友人，後方的民衆啊！

當太陽爬上東山的時候，

當它從多雲的天空，

從雲塊與雲塊的縫隙之間，

俯瞰到這血染的青苗盛長的大地，

當它沉沉墜落

從大關山投給我們以最後餘彈的時候，

是有多少戰死的中國兵士，

成千被殺戮的赤手空拳的民衆，

他們斑斑的殷血還未乾盡，

他們紫污的受傷的身體

在山溝中，在河浜下，在麥田里，
靜待時間將他們腐爛。

他們塵封的嘴已停止了喊叫，
停止了求救，停止了一切詛咒。

當夜雨瀝落了，

嘩山水繞過春泥，

于是，他們溶解了，

忘掉了生前的一切；

從此他們不再焦愁

滿田無人牧管的菜花與苜蓿

不再看見回家空無所有的

妻子，兒女，老父母們的啼哭

不再聽見山鳩爲他們呼號，

布谷爲他們泣血，

黃鶯飛來給他們懸吊！

他們從此不再分辨：是誰在暗夜裏

替斃他們之後，成堆的拋在荒郊？

是誰輪姦她們的妻女，一個個殺死

還不許他們哭號？

是誰肆意燒毀他們祖傳的房屋，

辛勞堆積的穀倉，穀米充作了馬料？

是誰逼他們上死路，

走，無路可走；逃，無處可逃？

現在他們倒下了，沉埋了仇恨，

他們詛咒的嘴，

已讓萬年的塵土封了！

可是，那些生者，

親愛的友人，後方的民衆啊！

當打退敵人之後，

他們喘吁吁地趕回家來，

踏遍崎嶇的山脊，

從那些腫脹的死屍堆中找尋：

誰是他們的父母？

誰是他們的妻兒？

誰是他們的姊妹和兄弟？

他們忿不欲生的，着，號着……

哭倒在這發臭的原野之上。

他們與他們之間沒有慰問。

因為，他們都遭受着同一的厄運！

他們更忍看那燒光的家麼？

那割掉腿的腐爛的牛身，

燒焦的犁鋤，燒了被踐踏了的

那靠着活命的糧食和穀種……

他們心愛的……一切全都光了。

他們；一切全都沒有！

如今迫害他們的，熬煎他們的，

只有無限春來的饑餓，

只有憤怒，只有仇恨。

他們詛咒着日本法西斯帝的暴徒，
詛咒，仇恨，永年的燒炙着
這春耕的日子！

當太陽每日跨過東山的時候，

他們有的，在晨風中，歎息地，

拾起破屋中殘敗的米粒；

有的，又從新含着恥辱過活，

有的，沒有了家用眼淚伴着日落，

到晚來似有新鬼囁喑，活人的太息。

他們用全生命掙扎。

用全身的活力，企圖把生命延續！

桃花退了顏色，春已深了。

他們需要耕種：

更要耕牛，要口糧，要種子，……

也要春耕的農具！

親愛的友人，後方的民衆啊！

死的已經和仇恨埋下去了，

生的還要活下去！

後方的民衆，親愛的友人啊！

他們和祖國一樣，要在戰爭中生存下去。

他們需要幫助。

可是，聽了他們悲慘的命運，

「只有石頭才不哭泣！」

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一在上林

徐 遲

前方有了一個大勝利

前方有了一個空前的大勝利，
後方有一個慰勞團派出來了。
捷報是下午四點鐘傳出的。
九點鐘，這個慰勞團就出發了，
一夜天，在星光底下趕路，
天沒有亮，慰勞團到達了前方，

前天，這戰場上還有頑強的敵人，
昨天還有我們反攻的砲火，
現在槍鎗噹噹，山峯的胸膛，
還冒煙呢，還聽得見一些槍聲，
是我們的搜索部隊在掃蕩殘敵。
慰勞團團員一夜不睡覺了，

他們是很興奮，很快活，於是，士兵發現了他們，一批陌生的人，

「同志，我們打了一個大勝仗」。

「同志，你們打得真好。」

「同志，你們真是辛苦了！」

「同志，我們給你們帶來了書，

還有許多畫報和報紙，

還有許多麵包和罐頭

還有這許多花，你們拿啊。」

士兵一堆一堆從戰壕裏出來

聽到這些慰勞團員的好聽的話，

太好聽了，他們有點難為情，

於是他們忽然的都明白了，

這是什麼聲音，後方來的聲音啊，

這些是什麼，後方送來的禮品啊，這些是什麼人，後方民衆的代表，

我要去把機關連的弟兄們叫來

我們去告訴砲兵旅，叫他們來，

叫那些政治工作隊隊員也來，

騎兵騎着他們高大的馬來了。一

伙伙挑着他們送飯的也來了，

一五，一十，那邊是十幾輛坦克

我們的機械化部隊，在陣地上，

從山峯中間，從這個光明的早晨

他們出現了，叫他們在這裏停下來，

你看，熊腰虎背，他們多末雄壯。

喂喂，我們是慰勞團啊，

來拿幾張報紙去看看啊，

後方的大城市爲這次勝利出了號外，看看號外上描寫你們的，對不對？下來，從陣地上下來，馬背上下來，坦克車裏下來，我們要看你們，你們的臉，你們的倍見高大的身體。

這兒已經擠了這末多人。

在這個險要的。雄壯的關隘，中間還有老百姓，耕牛和牛車，老百姓也得了好消息趕回來了，不，打仗的時候，他們也在前方，前方的道旁靠的是老百姓，破壞公路，修築公路都靠的他們，你看，不但有傷兵，還有傷民。現在青色的天空已經大明了。有一個聲音從天上落下來。

「喂！喂！你們是戀勞團嗎？」

那聲音裏夾着春天的露珠，
這響亮的聲音是從那兒來的，
大家找啊，聲音是從那兒來的。

在那兒，山頭上，看見的，

在那個山頭上，有一隊兵，

「喂，你們下來啊，下來啊！」

「不成，不成，我們走不開呢。」

把報紙拿上來給我們！」

「是的，他們爲任務，走不開啊。」

天上又有聲音下來了，大家聽，

聽不出來末，聽不見啊！

喂，大聲些，什麼給你們看看，

跳個舞給你們看看嗎？

慰勞團的女同志啊，我們的鑼鼓一敲，
你們有誰會跳舞的，站出來跳舞，
跳一個『勝利之舞』，在那邊，
在關隘前面的空地上，梅花樹下。

四個女同志跳了在梅花樹下，
她們讚美這次勝利在陽光下，
但是中國的勝利是經過許多奮鬥：
從山峯上，那一隊兵看到下面，
在青青的草坡上，四個女人的舞蹈
她們跳出士兵的勇敢和步伐來，
現在她們跳民衆覺悟的步子。
一片青雲飄過來，在關隘上，坐，
所有的兵士老百姓靜靜的看，
靜靜的秋感動，鑼鼓大聲笑了，
她們跳出最後勝利的大舞蹈，

全體看客都站出來攔

那是簡單鈞，有歡呼聲的舞蹈，

到那一天，四萬萬五千萬人，

都瘋狂地，這樣地這樣地跳動的。

高 蘭

哭泣女蘇菲

你那裏去了呢？我的蘇菲！

去年今日

你還在台上唱「打倒日本出口氣

今年今日啊！

你的墳頭已是綠草淒迷！

孩子啊！你使我在貧窮的日子裏，

快樂了七年，我感謝你。

但你給我的悲痛

是綿綿無絕期呀？

我又該向你說什麼呢，

一年了！

寒風黃了秋風起，

雪花落了燕子又飛去？

我却沒有勇氣

走向你的墓地！

我怕你聽見了悲哀的哭聲，
使你的小靈魂得不到安息；

一年了！

任黎明與白晝悄然消逝，

任黃昏去後又來到夜裏；

但我竟提不起我的筆，

為你，寫下我憂傷的情緒，

那撕裂人心的哀痛啊！

一想到你，

淚、濕透了我的紙！

髮，飄落了我的筆！

淚，濕透了我的記憶！

淚，濕透了我凄苦的日子！

孩子啊！

我曾一度翻看箱篋，

你的遺物還都好好的放着

藍色的書包，

深紅的裙子，

一疊香煙裏的畫片，還有……

孩子！你所珍藏的一塊小綠玻璃！

我低喚着蘇菲！蘇菲！

我就伏在箱子上放聲大哭了！

醒來夜已三更，月在天西

寒風裏陣陣傳來

孤苦的老更人遙遠的嘆息！

我誤了你呀！孩子！

你不過是患的瘧疾，

空被醫生挖去我最後的一文錢罷。

我是個無用的人啊！

當賣了我最後錢的衣物，

不過是爲你買一口白色的棺木，

把你深深地埋葬在黃土裏！

可咀咒的信仰啊！

使我不曾爲你燒化紙錢設過祭，

唉！你七年的人間歲月

一直是窮苦與搖擺，

死後你還是兩手空空的。

告訴我！孩子！

在那個世界裏，

你是否還是把手指頭放在口裏，

呆望着別人的孩子吃着花生米？

望着別人的花衣服

你憂鬱的低下頭去？

我知道你的魂靈漂泊無依

漫漫的長夜呀！你都在那裏？

回來吧！蘇菲！我的孩子！

我每夜都在夢中等你？

唉！縱山路崎嶇你不堪跋涉，

但我的胸膛終會溫暖

你那冰冷的小身軀！

當深山的野鳥一聲哀啼，

驚醒了我悲哀的記憶，

夜來的風雨正洒洒淅淅！

我悄然的披衣而起，

提起那慘綠的燈籠，走向風雨，

向暗夜，

向山峯，

向那墨黑的層雲下

呼喚着你的乳名，小魚！小魚！

來呀！孩子！這裏是你的家呀！

你向這綠色的燈光走吧！

不要怕！

你的親人正守候在風雨裏！

但蠅淚成灰，燈兒滅了！

我的喉嚨也再發不出聲音，

我聽見寒霜落地，

我聽見蚯蚓翻泥，

孩子！你卻沒有回答喲！

唉！飄飄的天風吹過了山巒。

歌樂山第一顆星兒閃閃，
孩子！那是不是你悲哀的淚眼？

唉！歌樂山的青峯高入雲際！
歌樂山的幽谷埋葬着我的亡女！

孩子啊！

你隨着我七載流離，

你隨着我跨越了千山萬水，

我却不會有一日飽食暖衣！

記得那古城之冬吧！

寒冷的風雪交加之夜，

一床薄被，我們三口之家，

吃完了白薯我們抱頭痛哭的事吧！

但貧窮我們不怕

因爲你的美麗像一朵花
點綴着我們苦難的家，
可是，如今葉落花飛
我還有什麼呀！

因爲你愛寫也愛畫，
在盛妝你的時候，
你癡心的媽媽呀！
在你右手放了一枝鉛筆，
在你左手放了一捲白紙，
一年了啊！

我沒接到你一封信來自天涯，
我沒看見你一個字寫給媽媽！

我寫給你什麼呢？
唉，一年來，我像過了十載，

寫作的的生活呀，

使我快要成爲一個乞丐，

我的脊背有些僵僵了，

我的頭髮已經有幾莖斑白；

這個世界裏，依舊是

富貴的更爲富貴，

貧窮的更爲貧窮；

我最後的一點青春與溫情

又爲你帶進了黃土堆中！

我寫給你什麼呢？

我一字一流淚！

一句一嗚咽！

放下了筆，哭啊！

哭夠了！再拿起筆來，

嫻嫻而來的是別人的春天

烏啼花發是別人的今年！

對東風發酒盡了哭女的淚啊，
向蒼雲天，

我燒化了哭你的詩篇！

小魚！我的孩子，

你靜靜地安息吧！

夜更深，

露更寒，

曠野將捲起狂飆！

將搖撼着千萬重山！

我要走向風暴，

我已無所留戀

孩子！

假如你聽見有聲音叩着你的墓穴，
那就是我最後的淚滴入了黃泉！

許幸之

我們在琉璃色的森林裏

畫畫

寫詩

而且歌唱了

粗獷而碩大的草堆

簡直像農村的牧人啊

用他們雄健的

樸實的體態

在黃金色的田野裏

靜靜地睡着了

但 我們用笑聲

把那些午睡在陽光下的巨人喚醒了

像無數個莊稼漢子們在田野裏默默地交談着

於是

我們就瘋狂地跳躍着

貪婪地野餐了

我們又打開畫架恣性地畫畫呀

呵 我們像一羣傻瓜

畫農村的畫

畫田野的畫

畫農民們用稻草堆積成金字塔的畫

熱情燃燒着的紅葉喧

是教太陽塗抹着胭脂的少婦吧

她用天鵝絨製成的

羽毛的扇子

掀着微微的秋風

吹奏着沙沙的落葉的音響

呵 我們興奮地

躺在紅色的海洋裏不斷地翻滾啊
讓落葉的波濤把我們埋葬吧

伙伴呀

我們縱情地嬉戲着

歡狂地合抱了

們更打開了原稿競賽着寫詩呀

呵 我們像一羣瘋子

寫森林的詩

寫田園的詩

寫大地燃燒着楓火的詩

溫情的深秋的太陽

簡直像溫情的母親一樣

用她那聖潔的

善良的眼睛

凝視着這躺在搖籃裏的森林

靜靜的松濤啊
低調地合唱着
崇高的讚美歌的歌聲
呵 我們這些伙伴們
就在閃動着銀光與綠紗的
琉璃色的森林裏互相追逐啊
我們拚命地奔跑
恁性地呼喊
我們更張大着嗓子歌唱了
呵 我們像一羣孩子
唱山歌
唱戀歌
唱祖國戰爭的歌

任鐸

街頭散曲

一、拾荒的孩子們

你們都是幼小的「淘金者」，
一堆堆的垃圾，
便是你們的金沙。

然而，你們是

多麼知足的「淘金者」呵！

一塊鏽鐵片，

一雙破皮鞋……

都足夠變成你們的「新大陸」，
使得你們突然地歡呼起來，

在污黑的臉上泛出朝陽般的笑……

幼小的「淘金者」呵！

不斷地用手撥吧，

不斷地用小鋤頭掘吧！

但願翻開那些舊世界的垢穢，

你們真的也跟哥倫布一樣，

終於會發現一塊「新大陸」出來；

在那「新大陸」上面：

無論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

再也看不到

像你們般的幼小的「淘金者」！

你要問：

「他們都到那兒去了」嗎？

我回答：

「他們不是在學校念書，
便是在幼稚園裏遊戲，
在兒童之家休息。」

二、猴兒和人

這裏有兩條鉄鍊：

一條拴着猴兒，

另一條拴着耍猴兒的人。

猴兒在鉄鍊的控制下面：

興高采烈地蹦蹦跳跳，

還要穿上紅袍，

戴上假面，

裝模作樣地

踏着方步走路……

耍猴兒的人

也在鐵鍊的控制下面

敲着鑼，

說着話，

哼着歌——

一邊驅使着猴兒做戲，

一邊還要裝出一副笑容，

不斷地向觀眾打躬作揖。

這裏有兩條鐵鍊：

一條控制着猴兒，

另一條控制着耍猴兒的人；

不同的祇是：

一條看得到，

另一條見不着。

一條是鉄打的，
另一條却由「生活」所鑄成……

三、歌女。

兩個年輕歌女：

一個打鑼，

一個打鼓。

她們的喉嚨都不錯：

「鳳陽花鼓」十八摸「五更調」……

通通唱得好。

其實她們自家又何嘗願意

唱這些淫靡的歌曲呢？

爲要迎合聽衆的趣味？

便祇好尖起嗓子，

外加「動人」的「表情」。

這樣——

當她們的歌曲唱得
越發俚俗的時候，

當她們的「表情」來得

越發「動人」的時候，

聽衆們的鼓掌聲，

喝采聲，

也就越發來得

頻繁和響亮了。

而她們的！

百孔千創的心靈，

也就在無邊的喧嚷中：

越發感到寂寞，

越發哀愁地想起

那敵騎蹂躪下的家園，
那被殺害的親屬，
以及自身的
漂泊無依的黯淡生涯……

這樣——

當她們的臉上越發勉強地顯出
更多的笑容的時候，
當聽衆們越發感到「夠味」的時候，
她們那朝心坎倒流的眼淚
也就越來越洶湧了！

四、變戲法的老頭兒

散瓦賴垣的廣場上，
圍着一大羣看熱鬧的人們，

一個老頭兒正蹲在人圈裏
變着各種各樣的戲法。

他穿着一身

油光光的破舊衣裳

褲腳紮得緊緊的，

腰間還束上一條紅腰帶；

一頂大洞小眼的破風帽

總算勉強遮住了滿頭白髮！

臉上的皺紋

正是他長年長月的

艱苦生活的忠實紀錄。

他的手法很高明，

他的花樣也不少；

他能叫一口空箱子

忽然跑出一個小孩兒，

他能叫一顆瓜子兒

當揚抽芽生長。

但她的手法究竟還不頂高明
他的花樣也究竟還不夠：

因為他還不醃把沙石
變成柴米，

他還不能把自己的白頭
變成黑髮，

他還不能把夜裏的夢
變成白天的現實。

臧家克

死水

一灣綠水

發了霉，

太陽

在水皮上蒸發起

小的膿瘡，

男人

在水邊飲牛，

婦女

排在灣堆上

洗衣裳，

白鵝

在水上划船，

孩子們，
沈下去
又浮起來，
這一灣死水，
有了笑
也有了光。

靜

一只白鴿
在半空裏盤旋，
天，
更大
更藍；
一隻蒼蠅

擾人睡夢，
六月天的白晝
更長
更靜。

白楊

白楊，
搖擺綠的手掌，
靈感抖動翅膀；
蕭蕭作聲浪，
萬片詩葉
在半空裏發狂。

力揚

祖母的夢

——敘事詩「哭泣的年代」之一章。僱農李福根受了地主老四相的壓迫，賣掉妻子，還清租欠，把兒子有銀寄養在惜婦葉三蓮家裏，母親卻以忠誠，良養被老四相所僱用，他自己就飄洋過海出國求生去了，這章是寫老祖母底夢想的。

初春的早晨

天落着雪

遠處積雪的山峯

白熊似的隱伏着

圍繞着我們底村莊

靜止的潭水

結着脆薄的冰片

而那湍急的溪流

却在曠野的那邊

唱着憎恨寒冷的歌

一大羣烏鴉

咕叫着飛上了柿子樹

撲落一樹的積雪

停在枯枝上，聳起翅膀
用喙甲搔剔水濕的羽毛

人們都蜷縮着

躲藏在溫暖的被窩裏

那老太婆——福根娘

比年青的主婦起得更早

坐在爐灶前面

生起火，正在燒着早飯

莊園的院子裏

是空虛的冷靜

那輕柔的羽毛似的雪花

落在青石板上

和蒸發着的大地底暖氣

只是輕輕的短促的一吻

就陶醉了，溶化做

喜悅的愛情的淚水……

老太婆用手托着臉孔

坐靠灶前矮矮的小板燈上

微笑着的火焰

凝視着她

微笑着的火焰

撫慰着

她那刻着痛苦的痕跡的

滿是皺紋的前額

撫慰着

她那想念起遠離的兒子
就會流眼淚的眼睛

撫慰着

她那抱過孫子的

多筋而乾枯了的手掌

撫慰着

她那被過多的悲哀

所壓彎了的背脊

撫慰着

她那生命底，心靈底

一切的傷疤

在這短短的頃刻

她感到溫暖而又快樂

沉入一個無限幸福的夢裏

「我那孝順的兒子

人沒有回來

錢倒先來啦！

就是托他那知心的朋友李海明

帶回一大捲的「花鷄」鈔票（註）

什麼樣的花鷄鈔票呀

我真有些不歡喜

像做鞋底的破布片似的

不光彩也不響亮

說句老實話

我還是歡喜我們的角子和銀元

「可是，人家都在說呢！

老太太，你真發大財啦

只要這麼巴掌樣大的

薄薄的二張

就值幾百塊銀圓

——真是的

我這鄉下老太婆

沒見過世面

曉得什麼呀

「人總要有個窠呢

我的小有銀也長成人了

將來娶妻親娶媳的

沒有一間堂屋

那像個什麼樣子啊

我就拿出一張「花鷄」

先給我們造一座大屋——

但也不要太大啦

三間、五間就夠住了

「大杉木買來了

磚瓦都運到了！

就是葉三蓮底爸爸

給我們燒的

老四相硬要送給我們

一座坐北朝南的好地基

「好多的木匠，泥水匠啊！

上上下下，打秋千似的

在基地裏忙碌

斧頭和鋸鑿的聲音

把我底耳朵都快震聾了

「我一個人做飯燒茶水

把兩條老腿都跑酸啦

幸虧葉三連來幫我一陣忙

我說她真有些像那苦命的李秀貞

勤力，和氣又長得好

怪不得福根賣掉老婆要娶她

「多高大，堅實的房子呀

兩頭砌着高高的防火牆

天井裏用小石卵

墊着獅子捧綉球

前後兩都開着格子窗

我可不要那些鬼玻璃窗子

亮晶晶的刺眼睛

也不要漆什麼紅門黑柱

陰沉沉的像座城隍殿

——我們窮苦出身的

雖說有了錢

也還是樸素一點好

「我就住着左邊的偏房
那正房要留給有銀

做洞房用的……

好多的親戚都來拜望我

整個房子裏

黑簇簇的擠滿了人

有許多臉孔

我是看也沒有看過的

但都朝着我笑，說些好話

就是那李大少爺李南軒

也小孩似的纏着我

儘在叫着『婆婆，婆婆』呢

有時，我一個人坐在太師椅裏

想着：怎麼會有這樣的好日子啊

真樂得我笑出眼淚來了……」

爐灶裏的柴火迸射着火花

老太婆底通紅的臉頰

浮起溫暖的滿心的微笑

風，搖落了窗外竹林的積雪

一株被壓成弓形的毛竹

伸彈了起來，在大氣裏搖幌

潤濕的雪片穿過窗口

飄落在她底火熱的臉上

可是，並不會驚醒她

她只皺一皺眉頭

銀絲樣的白髮

被上昇的火力所震動

在空中微微地飄顫

幸福的夢仍然擁抱着
這不幸的老人

「中堂裏掛燈結綵

六親九眷都吃喜酒來啦

我那小有銀

穿起杭州緞的袍子

帶着紅頂的瓜皮帽

十七八歲的新郎

真嫩得像春天的竹笋似的

你不要以為他是種田出身的

不懂得禮貌！

他倒斯斯文文的像個讀書郎

怪會招待客人呢……

「田阪那邊髒筒轎過來了

你們看：可不是嗎

新娘的花轎就要到門啦

大家不要光站着看熱鬧阿

快把香案擺好

快把鞭炮拿出來

「新姑娘也是頭挑的

穿戴起珠冠玉佩……

比平時更出色了！

我自己相的親

還會有差的嗎……

「只是

我底狠心的福根

你底兒媳都要拜堂成婚了

你也不回來看一眼

雖說路途遠

你不會坐着火車

一下子就車回來嗎？

「噢，噢，你們看啊

那挾着一把洋傘

戴着銅鈴帽

朝着門樓口走來的

不就是福根嗎……………

啊呀！我底爹呀

你快走一步吧

就是等着你一個人了

……………

旺盛的柴火

劈拍的發着響聲

沸騰的蒸汽
浮起了鍋蓋

米湯從灶頭流淌到地上
那年輕的主婦！

李南軒的太太

開開了房門

披着藍緞面的羊皮襖

伸一伸懶腰

抖抖撇撇的走了出來

「福根娘！

福根娘！

你怎麼啦？

飯都燒焦了」！

老太婆

從她的夢裏

茫然地驚醒過來

抓起了飛滿

灰塵和柴屑的欄腰布

擦着畏怯的眼睛

戰慄地站在那裏

一陣雪風吹刮過

在貧窮和寒冷裏面

喘息着的鄉村

也吹刮過

老祖母底美麗的

但是幻滅了的夢境……

(註)花旗銀行爲美國國家銀行，中國沿海人民稱該銀行所出之鈔票爲「花旗票」。

「花雞」爲「花旗」之誤讀。

「星羣」校後小記

柳倩

「星羣」，是爲紀念亞平兄創作十五年，我們幾個朋友的一個合集，這一個小冊子，正可看出我們之間友情的交流，正如克家說：我們像一羣星。我說，果真是這樣，我們將在這冥深的暗夜裏，無疑義的，發一份熱，放一分光，爲祖國和人民，放射出自己生命的光彩。

亞平兄，是中國農民的兒子，一個樸素的忠厚的人。他的頑強和忍性，他對真理熱烈的追求，是表現在他以往和現在的生活，記得抗戰初期，在戰地里，在那砲煙薰臭過的土牆上，爲着中國人民的疾苦，爲着中國的解放大業，他有着殉道者的精神；在創作的歷程中，他也是不撓不屈的工作着，與人民同呼吸，與同道者分甘苦，共擔着這「人民的世紀」的創造。

他與許多人在中國苦難的道路上默無聲息的行進，使我們聽見了「自由」的聲音。不管他在詩藝術上的成就如何。這是大家不難用眼睛看得見的。中國新詩歌的改造，還在不斷的嘗試中，而且他也和我們一樣在這艱辛的歷程上探索，試驗，即使毀譽參有，這也還不是個人最後的結果，總之，據我知道，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後，自從日寇武裝強佔中國部份的土地以後，中國詩歌實質上的轉換，使得他也一樣走上新現實主義的

道路：在內容上，要求真實樸素；形式上，探求通俗易懂，批判的採用民間形式的優點，藉以創造和提高中國的民族形式；在作風上，做到爲中國人民喜聞樂見，不惜從啓蒙作起，而成爲人民自己的東西。亞平也一本我們大家所提出這個方向匆匆地也做了這十多年。因爲中國是一個農民佔絕大多數的農民國家，在政治上放棄了農民固然不行，在詩藝術上也一樣不能捨此遠求，也不能不忠實于或委質于這絕大多數的渴求自由和幸福的人民。

亞平所走的方向無疑是正確的，他正不斷熱烈的追求着。他是我們當中一個忠誠的侶伴，在這十多年來，他每使我忘掉苦難和寂寞？

他已是「不惑」之年。他是屬於氣魄雄壯的中國人民，爲中國人民所需要的。他也爲我們朋輩常中所需要的。

星筆校完之後，不禁寫上幾句。

一九四五年三月十八日於重慶怡廬

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



分類號數 4811.92
1011

登錄號數 21808

星羣

有

版權

禁翻印

著者

王亞平等

發行所

春草詩社

總經理

文光書店



聯營書店

重慶大井巷十號附二號

重慶絲森路特十八號

成都祠堂街二一號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六月 一版

3261 編

封面裝幀

秦俠農

S2
10/10/11
120



江蒙春

星 羣
王 亞 平 等

2.20